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
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
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
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
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

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處乎其可絕
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
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
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
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較
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
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逆將從其
後也

子華子卷之四

子華子卷之五

六同

顏七

晉人程本著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
而莫之或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

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
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
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
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
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
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
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
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
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澁相之淵而限澳之下
也豫章攬榭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大山穹
谷孱顏崕崕之區挾別之拊撫之剝削之苟
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蠃虺蜴之變當靈
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
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
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之謂違天而黷

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
撲荒落而類地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
也者陰陽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
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
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于華子曰大
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
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毀也成惡
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
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
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
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
膺則將無與為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
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
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
其胃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說
訛巧敵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
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
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
怒以充塞乎兩間偏屈屈聚聚而為陰陽之
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

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也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述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自有昧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怡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厥有所志且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達其嗣主則不然驚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他日惟設佞之小夫是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于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

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已也門如閹市惟利是視儉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德穹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庶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枝於中而之以遺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觀於一時之幸虛惕而惘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雍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仰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揜人之聰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聾聵之疾已移於己也悲夫夫豈不為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駸哉手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也請刻諸佩綬以

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奈何子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柞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戟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麗纓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蹢躅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鈎策焉非以夫鈎策者為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為識量然且繩卜著筮以為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為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誓章程以為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

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制禮籍以爲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爲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飲其怨私受其福矣公賓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亡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早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術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爲去羨去暴與四時分其叙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法也者制世之蠹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子華子卷之五

子華子卷之六

晉人程本著

晏子問黨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皆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黜累羅網而爲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潔廉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酒焉若將有洗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脩而隱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其有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斷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實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

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媮媮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隨游士之脩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矣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脩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未邦從其宜溝畝以其便其民願而從法疏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盤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纒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第而不除野荒而存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之暗上無聞謂之聾聾暗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合以登